

2023.4.2 星期日

光华旭阳 恰入心间

光华楼,落成于复旦百年校庆之际,双峰插云,绿草茵茵,已然成为 复旦 整幢楼高达142米 的 地 标 建 筑







▲作者在光华楼拍摄的日落与夜色

复思昔日,不经意间地偶然抬 眼,光华旭阳,恰入心间。一眼万 年的相望,一场跨越六年的惦念, 一份寄寓万里的翘首以盼,全部在 开学典礼音乐奏响之际,纷纷化成 了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与感动。

三十层,光华楼。双子塔顶, 是在躺在草地上天马行空的仰 望,是黑夜里归路的方向。似乎, 心里一直在默认,那双子塔会永 远立在天空中,不曾移动方寸,无 论是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它永远 会在万里星空下守护每一位复旦 学子。它接受所有炽热的目光与 赤诚的希望,它消化所有欢声笑 语与悲欢离合,像一位洞悉世事 的哲人,只是平静地看着楼前人 来人往,车行车过。

也许它知道,每一位复旦人 都有自己渴望跻身的宇宙,它无 法留下每一个匆匆而别的身影, 或许更没法和每个人郑重其事地 告别。所以,它选择了陪伴,安静 地陪伴,悄无声息地陪伴,不慌不 忙却又温润有力地陪伴,咫尺天 涯仍不离不弃地陪伴。只要你回 头,只要你想,它永远在,在邯郸 路220号,在每一位复旦人过去、 现在与未来星空。

记得第一次登上光华楼的最 顶层,是在《人文的物理学》一课,老 师留了"在光华楼的三十层拍下日 落"这份作业。日落常有,但每一份 日落却不尽相同。计算着时间,我 在下午五点准时迈入电梯。随着层 数逐渐上升,周围越来越安静,在最 高层,我一人走出了电梯。

与想象中不同,这一层楼颇 为安静,只能听见电梯下行的气 流声。我试探着在不太明朗的走 廊里寻找位置,生怕误打误撞惊 扰了这层的办公人员。很快,玻 璃、窗户与恰好照在我脸上的阳 光,让我再也移不开脚步。

透过窗户向外看,落日仿佛 与自己平齐,光线肆无忌惮地迈 过一层层矮小的楼房,以恰到好 处的完美角度,从玻璃的上沿斜 射到地上。空气中的光尘在橘色 暖流中自由地跳跃浮动,余晖轻 斜,浮光漫涌,薄云虚掩,日浸光 华。我第一次知道,阳光,也可以 是有颜色、有味道的。它是温暖 的颜色,是心安的颜色;它是灰尘 与水泥的味道,是再闻一次,就会 觉得,学习、梦想与生活等一切关 乎未来的词汇,都在冥冥之中,朝 着更好、更光亮、更值得期待的远 方前进。或许现在还没有,但某 一天一定会的,这是阳光给我的 祝福,也是我最虔诚的祷告。

光华楼,是一个很神奇的地 方,所有想见的人,所有担心的 事,所有思念的过去与所有眺望 的远方,在这里,都可以实现。

我暗下决心,以后还要来这 里看日出,看月看星,看光草上的 生机勃勃,奔赴波澜不惊的生活 中,难以寻觅的惊喜与慰藉。

愿日月相辉,光华永在。

王姝蕴(信息科学与工程 学院2022级本科生)



뮏

ぬ梦今

独倚窗台望翠,

心却随风飘坠。 看尽晚来霞, 悠躺万丛花蕊。 不睡,不睡, 怕是一番春醉。

朱永超(校友)

春夜书院闲韵

春夜书院倚绿苔, 玉兰簇拥蝴蝶来。 竹影婆娑几度夜, 琴声悠扬月满怀。 诗书滋味思无涯, 浩然正气振华夏。 千里江山共长云, 万年修短任风华。

上官文博(哲学 学院2021级本科生)

"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 着病痛活下去。活着,带着世界 赋予我们的裂痕去生活,用残损 的手掌抚平彼此的创痕,固执地 迎向幸福。因为没有一种命运 是对人的惩罚,而只要竭尽全力 就应该是幸福的,拥抱当下的光 明,不寄希望于空渺的乌托邦, 振奋昂扬,因为生存本身就是对 荒诞最有力的反抗。"

简而言之,加缪的存在主义 帮助个人体察到存在的困境,并 给予困境部分合理化的解释(即 世界的荒谬性与人生的无意 义),同时鼓励个人正视困境、积 极真诚地将现有的生命热情投 入生活之中。

不过严格来说,加缪的存在 主义属于生活哲学,而非准确的 世界观。加缪为个人的生命留 下了最高的尊严,带来了精神上 的力量。但其存在主义回答不 了人与世界的本质,因为它抛弃 了本质,放弃了对规律的探寻, 简单地将多种现象归纳为-荒谬性与无意义。

因此加缪存在主义的内核一 定是悲观主义,但也一定是悲观 主义里的英雄主义。他在意识到 世界的荒谬性与人生的无意义 后,依然坚定地说出——"世界是 我们最初和最后的爱"。但加缪

悠悠我思

加缪与我

没有明说的是,世界的荒谬源于 个人认识维度的不足,而人生的 意义则正在于承担无意义的勇气 并勇于付出汗水。但承认无意义 并非躺平的虚无主义或广义的犬 儒主义,恰恰相反,它呼吁个人从 "看不见的手"强加给人的庸俗化 与媚俗化的意义之中挣脱出来。

加缪像一位毕业许久——叼 着香烟、眼睛很亮、平时温文尔雅 的"大牛学长",在毕业季的啤酒 烧烤摊上,为即将走出校园的学 弟学妹讲述真实社会的诸多不易 与辛苦赚钱的简单幸福。但看到 满桌愁容后,学长又哈哈一笑,拿 过学弟书本,在扉页上大笔一挥 一"世界不够好,但学弟很不 错,加油吧! 爷看好你。"

是的,加缪存在主义就像生 命之书某段章节前面的序言,在 揭示现实生活困境的同时,给予 热情又沉静的鼓励。但人生之 后的篇章如何书写,还需要交给 个人,而只有站到更高的维度才 能充分审视自己的生活、解释生 活,进而超越当下的困境。但超 越并不意味着结束,新的维度往 往有新的体验与新的困境,持续 进步的机会总是存在。

"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 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 而其志甚远也。"

解释生活其实也是建立信 仰,有时需打破重建,有时则修 缮即可。这需要方法论,只有通 过不断学习、思考、消化、实践, 才能逐步上升。人类学、历史 学、文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 医学等等都是非常优秀且有趣 的理想助手,而社会实践是最终 通往自我实现的唯一途径。

在学习中激发成长,在实践 里积蓄力量,勇敢向前,无论顺 逆一路昂扬高歌,这便是沧桑的 人间正道。

但无论前进多远,我永远记 得多年前的那个午后,一位无比 热爱世界、真帅又率真的法国老 哥,充满热忱地为我演绎了那首 饱含阳光雨露的生命之歌。

那时的风儿很大,世界还很

刘源昊(2009级临床医学系 校友)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 4日),法国作家、哲学家,195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 有《局外人》《鼠疫》等。